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

乔根锁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

乔根锁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的文化与宗教哲学/乔根锁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

ISBN 7-04-014169-8

I. 西... II. 乔... III. ① 喇嘛教-宗教文化-研究-西藏 ② 喇嘛教-宗教哲学-研究-西藏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8684 号

策划编辑 袁晓波 责任编辑 王 婷 封面设计 王 晔
版式设计 马静如 责任校对 殷 然 责任印制 孔 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25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0 000	定 价	14.7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4169-00

序 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角逐竞争日益加剧,彼此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更加频繁。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荡、冲突融合的大格局中,世界各民族无一不深入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变中探赜索隐,钩沉致远,以期从中发掘出现代的文化观念和民族精神。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旨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宏伟目标的藏民族来说,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显得尤为迫切重要。然而,当前藏文化的研究虽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但却偏重于实证的考察而缺乏哲学的审视,使得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众说纷纭的对话中仍莫衷一是,几无定论。藏文化研究的这种多元现状,昭示着必须以一个更高的形上姿态去关照传统,才能在历史的再现中彰显出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找到文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哲学的高度上来看,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以人类的自然生命为根基而生发起来的,但文化在人类实践活动历程的孕育中一旦圆满成熟,就会成为其创造主体的精神生命,而去滋润呵护其自然生命甚至主宰其实践活动。只有依靠这一精神生命的道德挺立,一个民族才能在无穷尽的历史动荡中薪尽火传,延续不绝;也只有凭借这一精神生命的智慧发动,这个民族才能在不休止的实践运作中生息不已。因此,内蕴于民族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文明成果,才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才是所谓的“文化”。而一般的“文明”,则不过是这一民族在其精神生命主宰下文化观念的现实化、物质化和外在化的结果。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藏民族在以往历史上的

精神生命,是藏民族过去的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及思维方式组成的观念形态的文明成果。要实现藏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转型,就必须深入到西藏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变中去考察。

溯源历史,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本教文化、本教和佛教文化的碰撞融合以及两种文化融为一体而形成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三个时期。本教文化时期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滥觞时期,土生土长的本教文化是藏民族文化的原初形态;而本教和佛教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才是藏文化传统的真正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本教与佛教两种文化在历史的激烈冲突中逐渐走向了融合;最后,本教文化为佛教文化所吸收而终结了其独立存在的原初形态,而由印度和汉族地区传入的佛教文化,也因受到西藏本教文化的浸染而日臻圆熟,最终演化成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随后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并在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流变中更加成熟完善。通观西藏文化的历史流变,可见佛教文化和本教文化相互结合而形成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历史选择;而西藏传统文化在“历经三变”的流变历程中仍未能迈出宗教的门槛而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也正是西藏传统文化在其历史流变中凸显出来的基本特征。

若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和内在结构再作分析,可以发现在西藏传统文化的系统虽然包括多种构成因素,但这些因素却绝非并列平行主次不分,而是互相渗透、紧密相连,共同体现了西藏文化的独特风姿。在西藏文化的系统中,“佛本结合”的宗教文化仍是西藏文化的主体形态,它统领着西藏的一切文化现象,西藏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和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受到这一宗教观念的决定性支配或强烈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西藏各种文化因素构结整合的

枢纽。

西藏的文化是以宗教为主体精神的文化,孕育于浓郁宗教氛围中的西藏哲学,也以宗教性为其基本特征。作为西藏哲学主体典范的藏传佛教哲学,就是以“中观”理论为基础的宇宙观,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特征的佛性证悟论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人生观、历史观,以及具有二元论倾向的西藏密宗哲学为主要内容和基础理论的。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形成的宁玛、萨迦、噶举、觉囊、格鲁等不同教派,对佛教原典和教义教法的阐释发微,也都有其独到之处;但整体上各派教义风格迥然而暗香互通,一致百虑而殊途同归,共同彰显了藏传佛教哲学与印、汉佛教哲学所不同的独特风貌。通而观之,藏传佛教哲学虽以宗教性为主要特点,但在藏传佛教浩如烟海的经典中,仍包含有较多的朴素辩证法因素和合理的认识论思想。特别是格鲁派熔印藏佛教理论于一炉,对显密二宗教义教法的系统论证,哲理深远,运思精熟,逻辑严密,更代表着藏民族以往认识的最高成就,也反映出藏族先哲企图把握世界真理的真诚愿望。但总体而言,藏传佛教哲学由于受到历史和理论的局限,在整体上仍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相对循环和心灵的绝对空虚而未能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

作为藏民族的精神生命,西藏以宗教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念不仅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整体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孕育出独特的艺术、科学、民俗习惯和审美情趣。有赖于这一精神生命的挺立,藏民族才在经历了无尽的磨难后风骨犹存,坚忍不拔。但在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形势下,藏民族传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思想困惑和历史负担。我们如何能立足当下而走向未来?又如何能实现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型而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科学?面对这个空前艰巨的时代命题,一个人的贡献毕竟是非常微薄的。但在全球文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革中,对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就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而且需要卓越的胆识;不仅需要审慎的思考,而且需要果断的行动。这

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是为序。

作 者

2003 年 9 月于西藏民族学院

目 录

序 言	I
-----------	---



第一章 西藏宗教文化的历史选择	3
一 藏民族文化的滥觞	4
二 两种宗教文化的撞击	10
三 藏民族对佛教文化的历史选择	16
第二章 西藏传统文化的结构及其演变	25
一 西藏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	25
二 西藏传统文化的结构	29
三 西藏传统文化的演变	35
第三章 藏族传统思维方式	41
一 经验思维	41
二 神秘思维	47
三 具象思维	53
四 逻辑思维	58
第四章 藏族传统价值观	63
一 宗教人生价值观	64
二 道德价值观	67
三 经济价值观	70
四 知识价值观	73
五 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74
第五章 藏族传统文化与西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建	78
一 西藏传统文化的特质	78
二 西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负面影响	86

三 西藏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构建	97
------------------------	----

第六章 西藏宗教哲学的发展逻辑	107
一 藏传佛教哲学的萌芽	108
二 藏传佛教哲学的形成	113
三 藏传佛教哲学的发展及最高水平	119
第七章 藏传佛教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25
一 以“中观”理论为基础的宇宙观	125
二 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特征的佛性证悟论	130
三 显现为二元论倾向的密宗哲学	137
四 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宇宙观与历史观	143
第八章 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哲学思想	148
一 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148
二 宁玛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佛性论与直觉证悟论	151
三 宁玛派的宗教二元论哲学倾向	156
第九章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哲学思想	161
一 萨迦派的“道果见”及其哲学倾向	161
二 萨迦派的认识论	165
三 萨迦派的密宗哲学	169
第十章 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哲学思想	176
一 噶举派的中观哲学思想	176
二 噶举派的佛性论与止观说	182
三 噶举派的密宗哲学	188
第十一章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哲学思想	194
一 觉囊派的“他空见”	194
二 觉囊派的佛性论与证悟论	200
第十二章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哲学思想	206
一 格鲁派宗教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207
二 宗喀巴“缘起性空”论	212
三 宗喀巴的止观理论	226

四 格鲁派的密宗哲学	242
附录	
附录一 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50
附录二 从即身成佛与顿悟成佛的差异看西藏密宗的哲学 特点	269
后 记	281



第一章 西藏宗教文化的 历史选择

所谓文化,是指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及思维方式组成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西藏传统文化则是西藏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的总和。西藏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博大,影响所及遍布青、川、甘、滇、内蒙诸省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族文化相比,西藏文化渗透着强烈的宗教精神,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昭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而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西藏文化不能等同于宗教文化,因为它的内涵与外延远远大于宗教文化,但实事求是地说,西藏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以至于宗教文化或宗教精神可以被看做是西藏文化的主要表征和独特风貌。

为什么宗教文化会成为西藏文化的主要表征和独特风貌呢?这种状况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这是研究西藏文化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①因此,要揭示西藏文化中宗教文化的奥秘,探析宗教文化形成的原因,就必须深入到西藏社会物质经济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按照这个观点,西藏宗教文化并不是西藏奴隶社会与农奴制社会统治阶级少数人喜爱的结果,而是西藏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历史选择。

一 藏民族文化的滥觞

人类文化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建立在其童年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之上的最初文化形态,对这个民族成年以后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它以先入为主的作用方式直接影响到该民族主体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因此,研究一个民族童年时期的文化,是文化史中首要的一环。那么西藏文化的最初形态是什么?它有哪些特点?它对后来西藏文化的发展意义如何?这的确应该成为我们研究西藏文化史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谈到古代民族的思想文化历程时曾经写道:“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① 神话是属于宗教文化范畴的,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之一。在远古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常常寄寓于宗教之中。宗教是许多古代民族群体精神的凝聚体,几乎一切文化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致使宗教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因此要想弄清楚一个民族最初的乃至整个的文化形态,离开对该民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现有资料和藏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认为,自有史以来,宗教始终是西藏最突出、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而西藏宗教文化的滥觞和最初形态,就是西藏原始社会时期的本教文化。

本教是西藏社会最早的信仰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文化活动的综合体。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是原始人“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本教崇拜一切和人们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力，如天地、日月、雷电、草木、山川、禽兽，等等。到了后来，本教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天神为“赞”，地神为“年”，地下神为“龙”。尽管如此，多神的自然崇拜始终是本教的基本特点。

第二，祭祀是本教最主要的活动手段。由于相信神有主宰人们命运的巨大力量，人们的一切行为只有紧紧依靠神的佑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沟通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神沟通的唯一方法就是祭祀。在祭祀时，人们要向所祭祀的神灵奉献丰盛的物品，以求得战争胜利、普降喜雨、人畜繁衍、五谷丰登、息灾免祸等。人们相信祭祀既可以取宠于神，又可以得到神的旨意和启示，从而决定人自身的行动。

第三，本教重巫术、尊巫师。在本教的一切活动中几乎都伴有巫术，巫术一般要通过巫师来进行。巫师们最早通过施行巫术来显示神的威力，后来逐渐转化为用巫术来显示自己的威力，从而也把他们推上了“神”的特殊地位。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一批专施巫术为生的宗教职业者，他们不仅垄断了人们平等地和神发生联系的权利，并且与氏族部落首领相联系（有的本身就变成了氏族部落贵族），掌握着社会的特权。

第四，在佛教文化传入西藏之前，由于没有文字，所以本教也就不可能产生经典和系统化的理论。它的存在以及延续，主要靠经常广泛的宗教活动、群众的传统习惯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心理来维系，因而本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全民的信仰。本教文化足以代表藏民族最初的社会文化。

本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它成为藏民族当时的基本文化形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从动物界进化为“万物之灵”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大自然的严酷压迫。特别是西藏高原地处世界屋脊，山高野旷，土地贫瘠，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人们经常会遇到狂风暴雨、

飞沙走石、洪水干旱、地震雪崩、毒虫猛兽、瘟疫恶疾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袭击。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微乎其微,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无能,因而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神秘感和恐惧感。按照原始人的思维特点,人们意识到:似乎在冥冥之中有许多比人类更有力量的东西在支配着自然界,似乎每一个自然现象都由一个“灵魂”主宰着,这就产生了神的观念。而神实质上是“由于愚昧无知而失去根据和由于幻想而失去界限的自然力”,^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② 原始本教的本质和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一样,是把人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人间的力量,然后又对这种力量感到神秘恐惧,从而进行顶礼膜拜。

起初,本教中神与神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与神的联系也是直接的,每个人都可对神祭祀和祈祷。这种平等性,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社会有条件供养一批专门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师,由他们掌管着祭祀、占卜等一切宗教活动,并通过宗教对一切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指导作用。由于宗教所具有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因此这一部分人就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尊敬与崇拜。这一部分人形成了西藏最早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标志着西藏社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初步分工,并对藏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藏奴隶社会初期,氏族部落与部落联盟的贵族和赞普曾充分利用本教、本教巫师通过祭祀与占卜等宗教活动,为部落间的兼

① 费尔巴哈语,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667页。

并战争和对奴隶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作辩护,本教和本教巫师直接参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事,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于是本教这一“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①自从奴隶主阶级掌握了宗教以后,原始宗教的平等色彩也慢慢地消失了,神的意志一般地表现为赞普和各个部落首领的意志。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本教并未因此而转变成典型的“人为宗教”,也始终没有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②没有像汉民族奴隶制社会初期出现的“帝”这样的一神观念。这说明西藏社会在当时还没有一神教的需要,原始宗教还有发展的余地,世俗文化的种子还未萌芽,社会还为全民族的宗教心理所笼罩。吐蕃社会初期这种广泛的自然崇拜和低水平的多神教状况,对于宗教文化日后在西藏地区的极度扩张和藏族人民强烈宗教感情的长期保持,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目前是很有局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很好地掌握吐蕃社会初期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东西,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与汉民族文化发展相当阶段的比较中,发现它的一些特殊之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汉民族的宗教自然神论很快地发展到了祖先崇拜,而后在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奴隶社会之初,就产生了象征夏氏族祖先的最高神灵——“帝”。在商代和周代,“帝”又摆脱了氏族祖先神的桎梏,成为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东方暴君式统治的副本”——主宰万物和社会的万能神。西周统治阶级把“天命”引入了宗教,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宗教原则,首次把“天”、“帝”与人的社会道德行为直接联系起来,这是统治阶级的宗教意识在奴隶暴动和倒戈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它为汉民族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表现在从此以后,汉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气息相对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页。